

赵仲邑编

校勘學史略

高冰亦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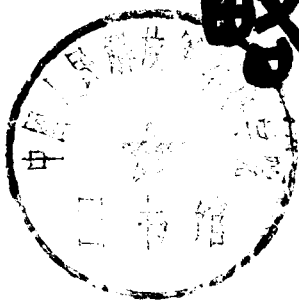




赵仲邑编

校勘學史略

商承祚題



岳麓书社

一九八三·长沙

校勘学史略

赵仲邑编

责任编辑：梅季坤

岳麓书社出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3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18,000 印张：5.25 印数：1—6,100

统一书号：17285·1 定价：0.73元

60K30/08

前 言

历史不能割断，有继承才有创新。我们要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化，对我们祖先所创造的悠久灿烂的文化遗产，就有批判继承的必要。这些文化遗产，主要保存在古书里面。中央号召我们大量整理古籍，当然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整理古籍，包括对古书的辑佚、标点、注释、翻译，而古书的校勘又是首先要做的工作。除了要组织大批人力投入这一工作外，还要培养这方面的新生力量。编者于一九八二年招收了以古代汉语为研究方向的三位汉语史专业硕士研究生，任务是培养既能胜任古代汉语教学和科研工作，又能从事古籍整理的人才。因此，给他们开了《古代汉语专题研究》、《训诂学》、《校勘学史》、《古文翻译》等四门专业课。

训诂和校勘在我国都源远流长。我们学训诂学和校勘学，既要从横的方面来学，又要从纵的方面即从史的方面来学；既要总结时贤训诂和校勘的经验，又要总结前贤的经验。所以编者所编训诂学的教材，基本上是从史的发展来谈的；故“校勘学”干脆就叫“校勘学史”，所编教材干脆就叫《校勘学史略》。这本教材，可能不只是对几个研究生有用，对广大从事古籍校勘工作的同志也许有点帮助，因此不揣冒昧，交出版社出版了。承岳麓书社大力支持，谨在此深致谢意。

由于编者患了中风后遗症，左肢瘫痪，因而往图书馆、资料室就困难重重。本书编写时，有些资料幸而得到陈焕良同志代为寻找或查对，谨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赵仲邑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于中山大学中文系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校勘和校勘学.....	(1)
第二节 校勘的必要性.....	(4)
第三节 校勘的对象.....	(5)
第二章 校勘事业的建立期.....	(13)
第一节 设官校勘之始.....	(14)
第二节 史家校勘之始.....	(17)
第三节 《五经》刊石之始.....	(18)
第四节 东汉私家的校勘.....	(20)
第三章 校勘的衰落期.....	(23)
第一节 四部分类法之始.....	(23)
第二节 汲冢书的校理.....	(23)
第三节 衰落之迹.....	(26)
第四节 目录的编纂.....	(28)
第五节 私家的校勘.....	(29)
第四章 校勘的复兴期.....	(34)
第一节 藏书之盛.....	(34)
第二节 贞观《五经正义》.....	(37)
第三节 《开成石经》.....	(37)
第四节 雕板与活字印刷.....	(39)

第五节	宋代的校刻·····	(42)
第六节	宋代校勘学的特点·····	(46)
第七节	校讎学有专书之始·····	(49)
第八节	《说文解字》的校理·····	(51)
第九节	宋元明刻本的比较·····	(52)
第十节	唐初两大校勘家·····	(55)
第十一节	私家校讎之盛·····	(57)
第十二节	删改之风·····	(69)
第十三节	馆职之滥与图书之乱·····	(74)
第五章	校勘的全盛期·····	(76)
第一节	鼎盛的背景·····	(76)
第二节	清儒校勘的方法·····	(78)
第三节	清代校勘事业的初期和全盛期·····	(79)
第四节	目录学和版本学·····	(86)
第五节	《四库全书》的校理·····	(89)
第六节	清代重要的校勘家·····	(93)
第七节	辑佚与辨伪·····	(121)
第八节	清代校勘的总成绩·····	(129)
第九节	民国以来·····	(136)
第六章	从史的发展看校勘的目的、条件和方法 ·····	(143)
第一节	校勘的目的要求·····	(143)
第二节	校勘需要的条件·····	(147)
第三节	校勘的方法·····	(155)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校勘和校勘学

什么是校勘？先从“校”字和“勘”字的意义谈起。

“校”，是考核查对之意。如《汉书·食货志上》：“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考核查对文字也叫“校”，如骆宾王《帝京篇》：“校文天禄阁。”

“勘”，《说文解字》：“勘，校也。”《玉篇》：“覆定也。”指复核审定。

“校勘”，是两个同义的单音词所组成的双音词，但有其特殊意义：狭义的校勘，专指同一部书，用不同版本和有关资料，互相核对，比较其文字的异同，以订正错误；或只比较其文字的异同。广义的校勘，则包括古书的辨伪、辑佚及书目的校理，如张心澂《伪书通考》、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宋代的《崇文总目》、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等。

明熹宗名由校，所以明末因避熹宗之讳，把“校勘”改为“校勘。”清代顾炎武、惠栋、黄丕烈等所校各书，“校”都作“校”。

又有“校讎”之名，和“校勘”在某种意义上相通，亦作“讎校”。“讎”是“对”之意。“校讎”“讎校”这两个词，用得都比“校勘”早。如：

所校讎中《管子》书三百八十九篇。(汉刘向《管子序》)

“校”和“讎”的意思是：

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冤家相对，为讎。(《御览》618引刘向《别录》)

可知“校讎”之名，西汉已有。

讎校篆籀。(《文选》左思《魏都赋》)

可知“讎校”一词，西晋已有。但“校勘”之名，梁代以后才出现：

宜选史传学士谄究流品者为左民郎、左民尚书，专共校勘。(《沈休文集》)

太常博士掌谥，职事三品以上薨者，故吏录行状，申尚书省考功校勘，下太常博士拟议讞，申省；省司议定，然后闻奏。(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四《定谥》)

后代被不断沿用，如：

予在馆中校勘群书，见有八十余篇，然多错乱重复。(宋欧阳修《文忠集》七三《书春秋繁露后》)

后“校讎”“校勘”并用。但到近代，则“校勘”一词逐渐取代了“校讎”一词，如说“校勘学”“校勘记”。可是，古之“校讎”，包括了合众本以校一书，撮指要而为叙录，寻源流而别部居。因而“校讎学”包括了校勘学、版本学、目录学。

“校对”，从字面来看，和“校讎”、“校勘”意义相似，但不完全相同。“校讎”、“校勘”是对古籍整理来说的。而“校对”，则是指报刊、图书出版工作的一个环节，根据原稿或定本核对校样，订正错误，以保证出版物的质量。工作对象不同，其应用的范围也不一样，可以说“校讎学”“校讎学史”“校勘学”“校勘记”，但不能说“校对学”“校对学史”“校对记”。

“校勘学”，是研究校勘及和校勘有关的问题（如古书为什么要校勘、校勘的对象、校勘的历史、校勘的目的要求、校勘的条件和方法等）的一门学科。它既研究狭义的校勘，也研究广义的校勘。由于古人说“校讎”，有时指的就是校勘；古人说“校讎”、“校勘”，有时指的就是校对。所以本书谈校勘，也牵连到校讎和校对。

“校勘学史”，就是研究校勘及和校勘有关问题的历史发展的学科。由于校勘学牵连到目录学、版本学以至图书馆学，所以本书谈校勘学的历史发展，也牵连到历史上目录学、版本学和图书馆学等问题。

据上所述，可知“校勘”原包括在“校讎”里面。“校讎”之名，始于西汉，校讎之事，也始于西汉，包括的范围广。西汉中后期，刘向、刘歆领校秘书，所用以校讎的方法当然有一套，因此校讎学也当然可说始于西汉了。可惜刘氏父子所用以校讎的方法，传下来的很少。至于俞樾《札迻序》说“校讎之法，出于孔子”，其法更不得而详了。

有校讎学的专书，始于八百多年前的南宋高宗时的郑樵。他在序言中说：

册府之藏，不患无书；校讎之司，未闻其法。欲三馆（史馆、集贤院、昭文馆）无素餐之人，四库无蠹鱼之简，千章万卷，日见流通，故作《校讎略》。

清章学诚谈学术源流的《校讎通义》说：

郑樵生于（刘氏父子）千载而后，慨然有会于向、歆讨论之旨，因取历朝著录，略其鱼鲁豕亥之细，而特以部次条别，疏通伦类，考其得失之故，而为《校讎》。盖自石渠、天禄以还，学者所未尝窥见者也。

章学诚虽批评了郑氏贬斥班固《汉书·艺文志》之失，但这里对郑樵的《校讎略》还是作了肯定的。

关于《校讎略》编著的动机及其具体的内容，在下面第四章第七节再作详细介绍。

第二节 校勘的必要性

整理古籍，包括断句、注释、翻译等，但都要先从事校勘，否则断句、注释就会断错、注错，从而也会译错。为什么要先从事校勘呢？因为古书文字往往有错误，使人难读难解，产生歧义，校正后，原文才文从字顺，可读可解了。如：

桔耕伤稼，桔耘失岁，政险失民，田秽稼恶，余贵民饥，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谓人袄。政令不明，举措不时，本事不理：夫是之谓人袄。礼义不修，内外无别，男女淫乱，父子相疑，上下乖离，寇难并至：夫是之谓人袄。袄是生于乱，三者错，无安国。其说甚尔，其灾甚惨。勉力不时，则牛马相生，六畜作袄，可怪也，而不可畏也。（《荀子·天论》）

这段文字字面很浅，但“勉力不时，则牛马相生，六畜作袄，可怪也，而不可畏也”，这几句不好懂。因为其中文字有错误。清王先谦《荀子集解》根据《韩诗外传》校订时把“勉力不时，则牛马相生，六畜作袄”移至“本事不理”之后。但这样校改，文章还是不好懂。因为这样，原文对三种人袄，总起来说“可怪也，而不可畏也”，就是说“人袄不可畏”，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因此清俞樾又把“不可畏也”的“不”校为“亦”。但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因为“勉力不时”和“牛马相生，六畜作袄”没有关系。所以又有人认为“勉力不时”三句移至“本事不理”之后，“则”是多余的

字，应删，认为这样才符合荀况唯物主义的思想。这例子说明因原文文字有误，就这样妨碍了读者理解原文。

文字有错，即使从文义上可以读通，但读通的并不是原文，所理解的还是不符合历史的真实。如：

左师触耆愿见太后。（《战国策·赵策四》）

据《史记·赵世家》及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战国策》，“耆”是“龙言”二字之误。如误读为“耆”，文理虽通，但不符合历史事实。所以校勘时阅读和理解古书是很重要的。

古书中文字上的错误很多。汉淮南王刘安撰《淮南子·内篇》，经清代著名训诂学家王念孙校勘，校订出包括衍文、脱文、颠倒、讹字、失韵等文字上的错误共六十四类九百余条。又如清代胡克家翻刻元刊本《资治通鉴》，有人把它和宋本对照校订，发现其中正文的掉字、错字、倒字共在万字以上，单掉字一项就有五千二百余个。这对史实记载的真实与否就关系重大了。难怪王念孙慨叹地说：“嗟乎！学者读古人书，而不能正其传写之误，又取不误之文而妄改之，岂非古书之大不幸乎？”（《读书杂志·淮南内篇第二十二》）

第三节 校勘的对象

古书文字上因传抄转刻而发生的错误，其原因多种多样。

一 误字

1. 因古字之误

宁王遗我大宝龟。（《尚书·大诰》）

“宁”是“文”字之误，“文”，《游鼎》作𠂔，与小篆的𠂔相象，汉代经师不识古文之“文”字，遂误以为“宁”字，不知“文王”是周公

指其父“文王”而言。

2. 因隶书之误

其柎曲筥筐。(《淮南子·时则》)

柎，音朕，为架蚕簿之木。隶书“柎”或作“𣎵”，而各本遂误为“櫟”字。不知柎、曲、筥筐，都是蚕桑之具。如果作“櫟”，文义就不好讲了。

3. 因草书之误

柱不可以摘齿，筵不可以持屋。(《淮南子·齐俗》)

东汉高诱注：“筵，小簪也。”音廷。两句是说筵可以剔牙，而不可以支屋。因筵的草书与“筐”的草书相象，各本遂误为“筐”。

4. 因俗字之误

欲寔之心亡于中，则饥虎可尾（人可以尾随之）。(《淮南子·原道》)

“寔”本“肉”俗字。道藏本误作“寅”；各本又误改为“害”。

5. 因假借而误

蛭蟬著（居）泥百仞之中。(《淮南子·览冥》)

“蛭蟬”是“鼃鼃”的假借字。各本把“蛭蟬”误为“蛇蟬(鱗)”，便与下文“蛇蟬”相乱了。

6. 因难识之误

恕，明也。(《墨子·经上》)

“恕”即“智”字。旧本皆误作“恕”，大概是因不识“恕”字而妄改，惟道藏本及明吴宽抄本不误。

7. 两字误为一字

上文第一章第二节谈到把《战国策·赵策四》的“触龙言”误为“触齧”，就是一例。

8. 一字误为两字

我有周惟其大介赉尔。(《尚书·多方》)

《说文》大部：“乔，大也。从大，介声，读若盖。”后人罕见“乔”字，遂误分为“大介”二字。其实“介”义也是“大”。“大介赉尔”，赉音赖，当然是赐之意，但有人释为“大大赐汝”，就不合《尚书》用语的习惯了。“乔赉”即《尚书·武成》“大赉于四海”的“大赉”。

二 脱文

此俗世庸民之所公见也，而贤者弗能避，有所屏蔽也。

(《淮南子·原道》)

东汉高诱注：“以渝利欲，故曰有所屏蔽也。”各本正文脱“有所屏蔽”四字，注文就无的放矢了。

三 衍文

遂而不返，制乎嗜欲(放肆而不知返，为嗜欲所制)，制乎嗜欲无穷，则必失其天(本性)矣。(《吕氏春秋·修乐》)

有着重号的“制乎”，涉上“制乎”二字而衍。

四 叠字

天降寤于程，程降因于商，商今生葛，葛右(祐)有周。

维王其(若)明(公开)用开(开导)和(和衷共济)之言，言孰敢不格？(《逸周书·大开武》)

有着重号的“程”、“葛”、“言”，都不该叠。降寤(逆)于程(人名)，降因(顺)于商，皆天所降。若作“程降因于商”，则不通。汉孔安国注：“商朝生葛，是祐助周也。”可知孔本所据本不叠“葛”字。孔注：“可否相济曰和，欲其开臣以和，则忠告之言，无不至也。”是孔读“维王其明用开和之言”为句，“言孰敢不格”为句，下“言”为衍文。

五 重文

逝(誓)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因)得我所。(《毛诗·魏风·硕鼠》)

《韩诗外传》两引此文,“乐土乐土”都作“适彼乐土”。当以《韩诗外传》为是。《诗经》中叠句成文的很多,如《王风·中谷有蓷(音推)》中“慨其叹矣”两句;《王风·丘中有麻》中“彼留子嗟”两句。古人遇重文,只于字下加二画作为标志。“适彼乐土”下加二,传写者误作“乐土乐土”,是很自然的事。

六 缺字

1. 缺字作空围而致误

机(织机)之铭曰:“皇皇惟敬,口生𠵽(gòu),口戕口。”

(《大戴礼记·武王蔑祚》)

清卢文弨(音超)注:“𠵽,耻也。言为君主荣辱之主,可不慎乎?𠵽,𠵽𠵽也。”清孔广森补注:“𠵽有两训,疑记文本作‘𠵽(骂)𠵽(耻)’,故谓之‘口戕口’。”今作“口生𠵽”,大概是传写时写漏了“𠵽”字,校者作空围以记之,便成了“□生𠵽”,后又经传抄,便误为“口生𠵽”了。

2. 本无缺文而误加空围

能求士□者,智也;与民利者,仁也。(《周书·本典篇》)
两句语法结构相同,上句不该有缺文,□应删。

有知而言弗发,有施而□弗德。(《周书·官人篇》)

“发”通“伐”。这两句是说有智慧而不矜伐,有施与而不以为恩德。上句“言”是衍文,校者不察,因以为下句有缺文,便于“而”下加□作为标志。□和“言”都应删。

七 偏旁

以衿礼哀围败。(《周礼·大宗伯》)

“衿”音会或佺,除殃凶祭也。字误,应作“会”。“哀”,指解救患

难。“围”，“国”字之误。东汉郑玄注：“同盟者，会合财货以更（换）其所丧。”可知原本本作“会礼”，后人因涉下文之“礼”，而误加“衤”旁，成了“衿”。其实这和“衿祭”无关。

八 错简

例见第一章第二节《荀子·天论》“耜耨伤稼，……而不可畏也”段。又如：

势利不能诱也，辩者不能说（shuì）也，声色不能淫也。
美者不能滥（使他无节制）也，智者不能动也，勇者不能恐也。

（《淮南子·傲真》）

“声色不能淫也”应从《文子·九守篇》移至“辩者不能说也”句前。
势利、声色和辩、美、智、勇，就都以类相从了。

九 混淆

1. 正文误作注文

故善建者不拔，言建之无形也。（《淮南子·主术》）
“善建者不拔”，是《老子》第五十四章之语。“言建之无形也”，是《淮南子》解释《老子》之语。各本把“言建之无形也”误作东汉高诱的注文，是由于没有翻查《老子》之过。

2. 注文误作正文

彼留子嗟，将其来施施。（那留氏子嗟呀，希望他从小路独来）
（《毛诗·王风·丘中有麻》）

毛传：“施施，难进之貌。”东汉郑玄笺：“施施，舒行伺间独来见己之貌。”江南旧本只作“施”。按此诗全诗皆四字一句，这里不应单独五字一句，江南旧本是也。《毛传》以“施施”释“施”，是以重言释单义词，而正文误以注文作正文，因而多出了一个“施”字。

十 妄加

饰（修饰）职事，制服等，异贵贱，差（分）贤不肖，经（书

（写）排誉，行赏罚，则兵革兴而分争生。（《淮南子·本经》）

“则”上均三字一句。“差贤不肖”当作“差贤不”。“不”即“否”的借字。校者不察，妄于“不”下加一“肖”字，意义也通，但已使古书失真。

十一 妄删

国作一岁者十岁强，作一十岁者百岁强，修一百岁者千岁强。（《商子·农战》）

这承上“是以圣人作壹（制定专一于农战的方针政策）持（团结）之也”而言。本来是说“国作壹一岁者十岁强（有十年强盛），作壹十岁者百岁强，作壹百岁者千岁强”。极言“作壹”之效，这“作壹”是全篇的中心思想。校者不察，误谓“壹”“一”同字，于“作壹一岁”句删去“壹”字，于下两句又改“壹”为“一”，于末句“作”字又误改为“修”，全句的意义便全错了。

十二 误改

例见上十一。又如：

幸孤而专命者，谋主必畏其威而疑其前事。（《周书·史记篇》）

“谋主”二字不可解，当作“其主”。“其”误作“某”，后来校者又误改作“谋”。错上加错了。

以上各类，可归纳为“错字”、“错简”、“脱文”、“衍文”四类。都是传写、转刻或校订中无意把文字弄错了的。其中以因文字形似而误或因上下文而错者占多数。

古书文字上的错误，还有属于有意窜改而造成的：

一 避讳

故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而伐不谓贪者，其大计存也。

（《管子·霸言篇》）